



4.

邁向巔峰的境地

臺灣在 1994 年新修正公布大學法以前，大學的各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一律由校長聘任，不同於現今的選舉制。在此以前公立大學的院長以具教授資格的教師為基本條件；系主任和所長則得以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院長及系所主管以三年為一任。大學校長在敦聘院長、系主任、所長時，往往會考量其聲望、輩分、成就及人格特質等因素。梁秀中於 1978 年獲聘為臺師大美術學系系主任，是美術系第一位具校友身分的主任。1981 年續主任職，同時又受聘為新成立的首任美術研究所所長，至 1984 年 7 月才卸任。1986 年再獲臺師大校長敦聘為藝術學院院長，而且連續兩任當了六年院長。在其教職生涯中，總計擔任了十二年的行政主管職。檢視其行政作為，與其態度、作風有環環相扣的密切關聯。



【本頁圖】梁秀中（左 2）與陶壽伯（右 2）、先生（右 1）、兒子（左 1）於展場合影。

【左頁圖】梁秀中，〈巧匠〉，1985，彩墨、紙，57.5×44.5cm。

【右頁上圖】
梁秀中與臺師大美術研究所第
1屆研究生合影於舊大樓。

【右頁下圖】
1970年代，梁秀中任教臺師
大美術系時留影。

溫和中兼帶韌性的行政主管風格與作為

1978年9月開學不久，臺師大美術主任張德文教授（1919-1999）基於健康因素請辭主任職，同一年8月剛上任的郭為藩校長（1937-）諮詢了林玉山、陳慧坤等幾位美術系的前輩師長，基於人格特質為主要考量，因而聘請美術系48級校友梁秀中教授接任美術系第五任系主任（前四任依次為莫大元、黃君璧、袁樞真、張德文），開美術系畢業系友接掌系務之先例。

由於當時梁秀中的母親身體尚屬硬朗，家裡還有個老管家能幫忙家務；尤其得到在家裡辦幼稚園的先生之體諒和大力支持，願意幫忙肩負家庭及小孩照顧之責，因而讓她能在這段時期無後顧之憂的全神投入於系務。在連續兩任前後六年的系主任期間，她爭取到位於師大路一號的新建美術大樓（於1982年5月落成啟用），以及美術研究所碩士班的成立（1981年開始招收第1屆碩士生），這兩項重要績效，讓臺師大美術系進入了劃時代的新里程。

梁秀中在系所主管任內能達成上述兩項重任，固然少不了前輩努力的累積，也有天時、地利的條件，但其關鍵因素則在於人和。

從小以來父親始終強調的「家和萬事興」的理念對梁秀中影響深遠，甚至運用到系、所、院務的經營上，把系、所、院當成一個大家庭。由於系上不乏輩高望眾的名師，因此她以柔軟的身段和溫和的態度處理系務，並以系上「值日生」自稱，常用柔性的溝通之方式與同事互動，因而避開不少同事間的摩擦。甚至在校務發展委員會中爭取新美術系館與其他校內硬體工程之優先排序時，由於造價預算詳細、精準而務實，加上以其溫和柔軟的身段，簡短扼要的說明，不同於

其他工程所屬主管的強勢發言力爭，結果她的誠懇、溫和而務實的態度，獲得多數認同而通過了此案，在當時而言，似乎等同於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爭取到新美術大樓預算之後，進一步的細部規劃，如各科專用教室、圖書室、畫廊，以及教學設備的配置等瑣事，不但要在初步規劃之後，再與建築師、系內同仁共同反覆討論，以取得最大公約數的意見聚焦執行，由於涉及經費之編列和使用，因而也常與會計單位反覆溝通請教。迄今她仍感謝當年協助系務的曾曬淑、楊須美兩位老師在設備預算之編列，以及和會計單位之溝通方面的幫忙。新美術系大樓最初沒有設計規劃電梯，後來顧及老教授上下樓比較吃力，因而爭取安裝電梯。由於經費有限，電梯容量不大，遂在電梯旁懸掛了塊「僅供老教授及來賓使用」之壓克力牌……。其過程中大小、瑣碎之公務，的確讓她在擔任主任期間，隨時繃緊神經提醒自己當個稱職的「值日生」。

擔任行政主管勞心勞力自然不在話下，但是更具挑戰性的則在於複雜的人際關係處理，梁秀中兼任行政時期，不論對上或對下，都以親切溫和的態度處理人際關係。此外她平時也頗著力於同仁之間，以及和校內其他單位之橫向溝通和聯繫，以廣結人脈。尤其會議發言時，格外留意簡單、扼要、清



1978年，梁秀中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主任。



楚的表達，隨時提醒自己收斂鋒芒，避免讓人有「嘮叨」、「女強人」之感覺。在她剛當系主任之初，有件事情讓她至今印象深刻，她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

當時來了一大票五六個女權運動的女士，穿西裝剪短頭髮，連臉都不太記得，只記得她們抽香菸說：「梁主任，你是國內現在第一個國立大學的女主任……」我一聽，哇！這票人不同我的那種……我說很抱歉，我今天是在學校做值日生，我在做這個職務，回家我還是做人家的媽媽、做人家的老婆。哈！一聲，連名片都沒有遞給我，回頭就走掉了。到現在有時候我都還會想，那幾個女權運動的知名女士，會不會就是當時來過的其中之一？我就覺得很好笑，她們連坐都沒有坐，我才講兩句，她們就走掉了，一定會罵我沒出息的傢伙，找錯人了。可是我覺得我的方法很對呀！因為這樣子我對自己沒有太大的壓力，我覺得我只是一個系上的值日生，我把事情做好，是我的本分。回家我也把我當媽媽的職務做好。

【左圖】
1970年代，梁秀中於家中畫室作畫。

【右圖】
1970年代，梁秀中擔任美術系領隊於臺師大校運。

身為女性的梁秀中，自然也特別能體諒女性部屬晚上上班之不便，因而她在擔任系所主管期間，雖然系上有夜間部，但女性助教就不排晚



上的班，而由男助教尤其尚未結婚的排夜間值班為原則。至於助教之間之相互對調值班則予以尊重。她常講：「今天我們在職務上，就是值日生，當你回到家還是人家的老婆、老公，人家的媽媽、爸爸……。」

然而一向身段柔軟而態度溫和的梁秀中，在處理公務上也並非是沒有原則的濫好人。在其擔任系所主管期間，也曾因人事之任用，以及某些不合理而講人情的行政文化，而對直屬長官據理力爭，展現不願退讓的堅持態度，不理會長官抱怨她不如預期之柔順聽從。此外，在系所內部諮詢討論時，自然會有不同之意見，她寧可堅持採取大多數同仁的意見，而不會妥協於少數強勢表態之主張。因而其行政風格或可謂之「溫和之中帶有韌性」。加上其全心投入的積極態度，因此在講究組織氛圍之際，仍然始終能維持頗高的行政效率。

熟識梁秀中的人都會發現，她擔任系主任不久之後，在服飾和髮型上有明顯的改變。在她剛接掌系務之際就已四十五歲，或許由於個人體質及保養得宜，看來只像三十出頭之年齡，加上並未講究穿著的緣故所致，有回以臺師大美術系主任身分參加教育部的會議，主持會議的教育部官員，誤以為她是位年輕的女助教代替主任出席與會。因此緣故，她從此改變造形，改穿比較端莊的旗袍，並將頭髮留長，梳起來整齊的髻在腦後，看起來更趨成熟而穩重，從此再也沒人以為她是女助教了。她

1984年，梁秀中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參與繪製〈八年抗戰史畫〉集體創作，與其他畫家及長官們合影。前排左起：梁中銘、陳梅生、黃君璧、宋長志、顧祝同、何應欽、王叔銘、黎玉璽、郝柏村、姚夢谷、何浩天；後排左起：館秘書、羅振賢、沈禎、林順雄、唐健風、陳合成、梁秀中、王愷、陳慶煇、鄭正慶、李奇茂。





1984年，梁秀中參與繪製〈八年抗戰史畫〉時所攝。

【左圖】
梁秀中登上《WEEKEND》雜誌封面。

【右圖】
1985年，梁秀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藝術研究所進修時留影。



認為對於服裝儀容的重視，也是對這份專業的重視。的確，在職場上這也是一種禮貌。

1984年夏天，梁秀中剛完成兩任系主任職務卸任交棒之際，本想利用教授任教七年，得辦理帶職帶薪的休假研究之辦法，前往美國進修。適逢國立歷史博物館邀請她參與長220尺、高9尺的〈八年抗戰史畫〉(P83) 集體創作之繪製工作，因而出國進修之事為之暫時緩了下來。直到翌年(1985)6月，方始遠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藝術研究所進修，並於該校美術系舉辦個展及揮毫示範水墨畫。原先規劃利用一年期間完成碩士學業，殊料赴美才半年就因罹癌而中止學業返國治療，真是造化弄人。由於發現得早，她當機立斷馬上入院接受治療，可能基於其個性開朗樂觀，敢勇於面對病痛，又經家人細心照料，身體之康復非常快速。



【上二圖】1985年，梁秀中赴美進修，在傑克遜教授課堂上，以西方水彩及東方彩墨分別繪製一瓶玫瑰花，讓外國學生親眼感受兩種媒材畫出的成果。



1985年，梁秀中按照傑克遜教授的繪畫方式完成的水彩畫作。

1986年夏天，剛康復的梁秀中又蒙梁尚勇校長（1930-2015）之邀請，希望她接任臺師大藝術學院院長，當時她一度猶豫不決，但是父親告訴她：「校長很謙虛，很好的，人家抬舉妳，看得起妳，不要不給面子。」這句話改變了梁秀中猶豫不決的態度而勇敢接下了藝術學院院長職務，成為臺師大有史以來第一位女院長。當然，1984年才接掌臺師大的梁尚勇校長，會敦聘梁秀中任院長一職，自然也經過相當程度的觀察、諮詢和評估之過程，應該與她擔任系所主管時期的行政績效，以及人格特質有密切的關聯。前後兩任共六年的藝術學院院長任內，仍秉持其溫和之中兼具韌性的行政領導風格，因而依舊「政通人和」，營造出不錯的學院氛圍，甚至在院長任內，她也曾利用暑假期間（1990.7.1~9.20）專程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研究美術教育與特殊教育之藝術治療，作自我充電。於1992年8月卸下院長兼職，為她的學校行政歷程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曾在梁秀中擔任院長時襄助其處理院務的陳瓊花教授在〈齊舞水墨——八十永續風雅〉一文中作如下之追述：

民國78年……，剛回到師大任教，當時的藝術學院院長是梁秀中

【左圖】

1989年，梁秀中（右2）出席國建會文教建設研討會，與郭繼生（左1）、蔣勳（左4）、傅申（左5）、孫家勤（右4）、黃光男（右3）、熊秉明（右1）等人合影。

【右圖】

1989年11月，梁秀中與林風眠（右）於歷史博物館合影。



老師。半年後，因為院長秘書離職，於是有機會到院長辦公室，在梁老師身邊學習。過程中，看到院務如何透過院長的表現，在學校行政彰顯其重要性與地位；瞭解到，學校行政如何透過院長的溝通協調，而順暢的開展。

今日，當我們上課或從事研究，穿梭於美術學系大樓時，可以想像，在民國67至73年間，首位系友擔任主任暨所長的梁秀中老師，是多麼忙碌的遊走在學校行政與系務管理，為建蓋此凝聚大家在一起「美術學系」大樓的「家」而費盡心力。

雖然，行政工作的任期，隨千堆公文的簽署與作業而不再，但如同藝術作品般的「家」，卻是具體而實在，見證因為系上師長在行政與學術上的努力，可以創造藝術教育的歷史。

上述陳瓊花的描述，精簡而傳神地勾勒出梁秀中在美術學系系主任、所長，以及藝術學院院長任內的行政作為和貢獻之輪廓。

升等為教授以後，梁秀中在藝術教育及美術活動之社會推廣方面，除了常應邀擔任省展、國展、北市美展、金鐘獎、金鼎獎以至於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之重要獎項之評審掄才重任之外，也先後擔任行政院文建會美術諮議委員、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清點委員，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灣省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前身）……之典藏品審議委員、申請展之審查委員及諮詢委員等；也應行政院、考試院聘請，擔任公務人員甲等特考、高等暨普通考試之典試委員；應教育部之聘請擔任藝術教育委員、特殊教育諮

1986-1995年，梁秀中（前排左2）擔任臺北市立美術館諮詢委員時，與館內同仁、顧問合影。前排右起：劉天課、黃光男、李霖燦、林玉山、楊三郎、蘇瑞屏、梁秀中、凌嵩郎、何浩天（二排右1）、張德文（二排右3）、李奇茂（二排左2）、王秀雄（二排左3）。





1988年，梁秀中（左）指導余江月桂女士（美國加州前州務卿）接受感謝狀。

詢委員、大學校院之評鑑訪視委員、改進技職教育制度研究小組藝術委員等，參與不少政府藝術與藝術教育的諮詢和決策。此外，她也多次應國父紀念館之邀請而參與〈中華偉人畫像〉、〈國父畫紀〉之繪製，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請而參與〈八年抗戰史畫〉等諸多與民族精神教育相關之集體創作。其社會推廣的層面，績效也是極為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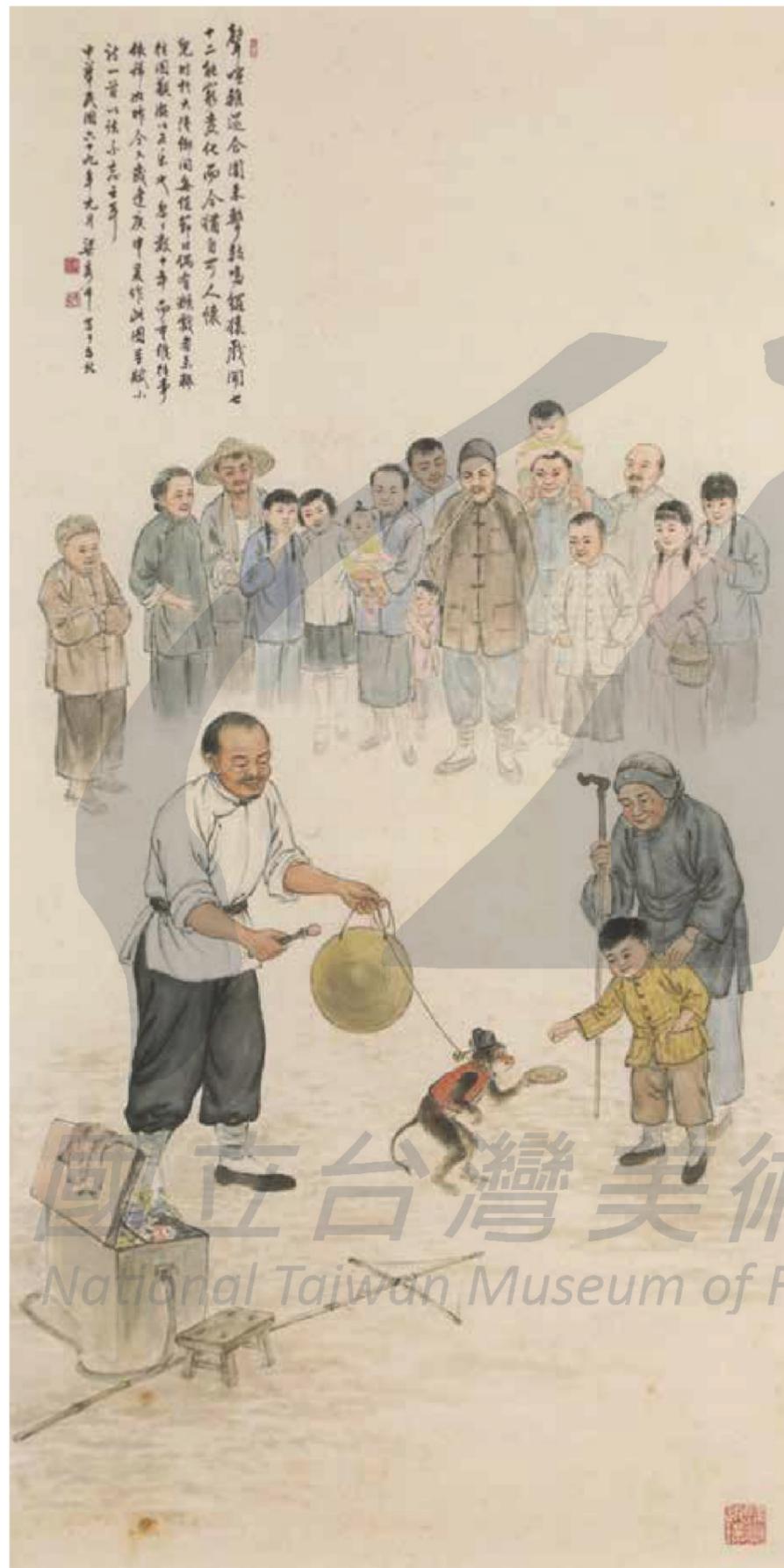
前後長達十二年的學術行政職務，雖然耗費了梁秀中不少創作的時間、心力以及陪伴家人的時間，然而多年的行政工作幫她鍛鍊出人際能力，並且磨練出懂得為人設想和自我犧牲之為人處世的智慧；也讓她明白，達成任務並非以強烈手段大刀闊斧即可。或許由於她通達圓融的行政風格，因而能獲得好人緣而於任內政通人和。

畫風成熟而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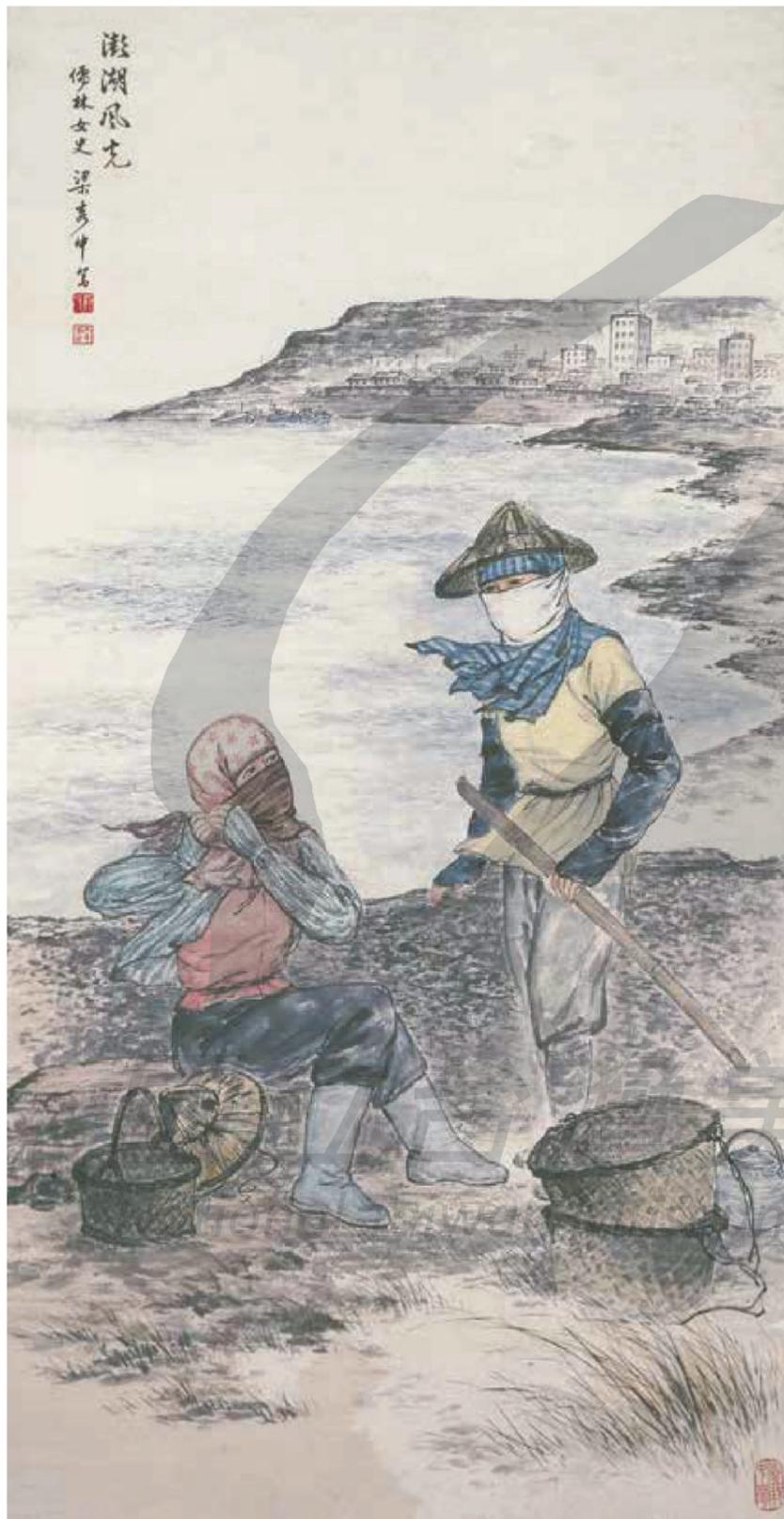
大學行政工作尤其系所主管之業務頗為繁瑣，需要運用理性來處理，繪畫創作則往往較趨於感性。擔任過行政主管職的人大多能夠體會，上述兩種心境之轉換、調適，遠比想像的困難得多，尤其行政主管縱然下班回到家之後，往往無法馬上將公務切割而拋諸腦後，甚至也可能將情緒帶回家而不易靜下心創作。

因此梁秀中曾表示自己在擔任行政主管時期繪畫沒什麼進步。檢視她在這段時期之畫作，雖然較少巨幅大畫，但是也頗有值得一提而有別於以往之作品。

〈猴戲圖〉畫於1980年的6尺大中堂，從款識中說明其題材是出於梁秀中童年在大陸鄉間節慶時所看到的景象。畫中人群的眼光，聚焦在頭戴官帽的猴子，遞出小盤，準備承接拄杖老婦透過其小孫兒伸手打賞的銅板，能靠腦海所記早年印象，重現如此複雜的群像畫面，而仍能嚴謹生動，顯見其素描之功力之深以及布局之巧。



梁秀中·〈猴戲圖〉·1980·彩墨、紙·180×91cm。



1981年的〈澎湖風光〉，呈現出另一種更加重視肌理表現的滄桑感之氛圍。在風強浪急的天候下，畫面中心特寫一坐一立的兩名採貝（或採集海菜）婦女，為防強風和烈日以及涉水採集之準備，兩人從頭、面以至於手、腳，都作了嚴密的包覆，僅剩兩眼和指稍暴露在外。左側坐姿婦女，迎風仰首對口鼻包覆作最後之綁紮，眼神與其前方持著扁擔已著裝完畢的站立婦女交會，神情上顯示著兩人似乎在聊天候、話家常。草地上三個竹簍猶空，說明了時值上午正式上工以前。畫中筆調趨於蒼渾拙澀，搭配著珊瑚礁岩矮牆及舊竹簍、婦女的粗布服飾等，格外能彰顯澎湖特有的風物景致之特質，雖然畫幅不大，卻頗具感染力。相較其以往的作品，〈澎湖風光〉更能貼近離島的土地情感，也說明了梁秀中已經自我超越而邁入另一境界。

1982年的〈花影滿園〉，畫中人物頭髮略作復古造形，但卻畫得很實在而造形嚴謹。據說是在課堂上，學生穿著姊姊出嫁時的衣服坐著當模特兒給大家畫，梁秀中回家染色繼續整理時，覺得有陸小曼時期的感覺，遂因勢利導，在頭髮後面添上一朵紅花，背景則以極為模糊而虛淡的洋紅、花青色彩灑點，並略作暈染，營造出彷彿隱約間如夢似幻的落英繽紛之意象，相當具有文學意境。左上方以行書題識：「飛紅未謝舊時夢，花影滿園情忒多。」頗能呼應畫境。這件作品，也開啟了梁秀中日後常運用虛幻而朦朧的背景來烘托，以凸顯主題的聚焦效果。



梁秀中，〈花影滿園〉，1982，彩墨、紙，69×44cm。

【左頁圖】
梁秀中，〈澎湖風光〉，1981，彩墨、紙，94×52cm。



1980年，梁秀中(坐者)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示範、交流畫藝。

【下圖】
梁秀中·〈獵犬〉，1982，
彩墨、紙，53×45cm。

此外，1982年所畫的〈獵犬〉，是她在本時期所作走獸題材的優質作品，原本棲息在蘆荻間的雉雞，被突然闖入的獵犬所驚嚇而振翅疾飛，慢了一拍的獵犬仰頭眼神直盯著飛在半空中的雉雞。蘆荻背景畫得非常自然而收放自如，畫面雖然不大，卻相當生動而傳神，足以展現梁秀中之走獸畫不可小覷的功力。

1982年10月，擔任臺師大美術系、所主管的梁秀中，應美國國務院國際交流總署與文化聯合董事



會之邀請，飛赴美國加州參觀各大學院校及考察美術教育，順便於洛杉磯蒙特利市的中國文化服務中心舉辦個展，共展四十件畫作，除了展覽亦當眾揮毫，且以「中國美術教育之發展途徑」為題，發表演講，這是她在國外舉行的第一次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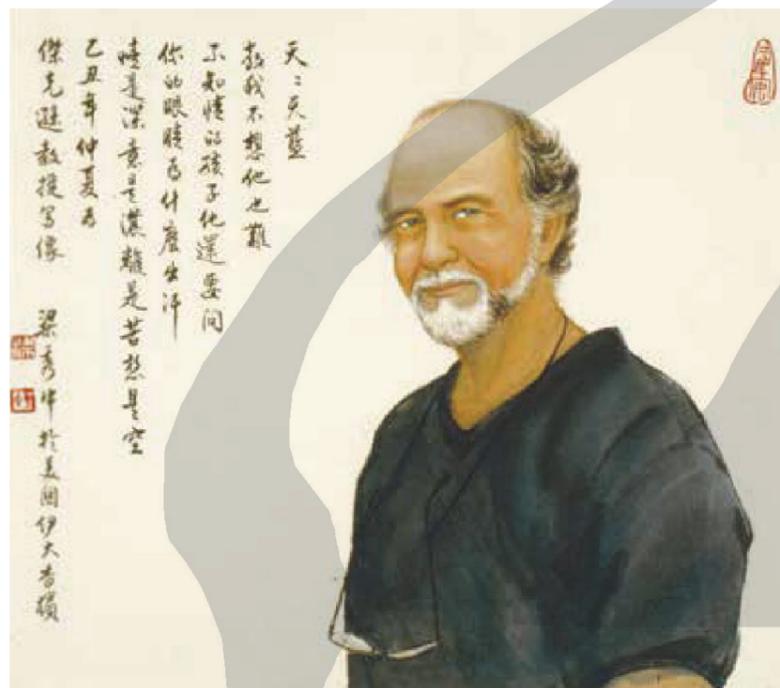
1984年元旦，梁秀中所畫的〈金婚之喜〉則似乎洋溢著鸞蝶情深的幸福氣氛。此畫作是她為祝賀父母結婚五十周年所畫的雙親畫像。畫中梁父坐於案前低頭作畫，梁母則遞茶相伴，畫幅雖然不大，但畫中雙親特質和神情、姿態都掌握得非常自然到位，筆墨精簡而有韻味，堪稱其「筆無妄下，形神兼備」，可以說是她「親情」系列的階段性佳作。



梁秀中·〈金婚之喜〉，1984，
彩墨、紙，53×45cm。

【上圖】
梁秀中，〈傑克遜教授〉，
1985，彩墨、紙，
24×27cm。

【下圖】
1985年，梁秀中（中）在美
國進修時與指導教授傑克
遜（右）合影。



〈布萊斯公園〉，是件頗具意義的寫生山水畫作，畫於她卸任系所主管的短暫無行政業務羈絆期間。左上角她以行書題識交代此畫之背景：「乙丑暮春三月遊美國布萊斯公園途中，忽見瑞雪天降，喜而寫此以誌之。梁秀中」畫中將美國猶他州布萊斯峽谷公園的橙紅色沉積岩之地形地貌，以及山樹林相特質，捕捉得相當到位，空間的推移也頗見功

力。畫中包著紅色頭巾，站在崖邊專注速寫的點景女士，很像就是她本人。雖然其山水畫的技法尚未成熟奔放，但卻不同於一般傳統山水畫家之造境而頗具特色，她這一步的跨出，對其山水題材之拓展極具意義。

1985年6月，梁秀中曾往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研究及講學半年，期間她於該校藝術中心舉行個展，並當眾揮毫。〈傑克遜教授〉是她在返臺前，以畫仙板為伊大的指導教授寫像，並題上卓以玉作的「天天天藍」歌詞致贈，畫中人物個性和神采盎然紙上，頗具生命力，展現出可觀的傳神寫照之功力。陳瓊花教授曾分析梁秀中畫中人物，多非凝視觀者，而是畫內或畫外不見的焦點或景致：是無限的冥思，是無盡的畫外意。這件作品的主體眼神則與觀者眼神相會，是其歷年畫作中相當特殊的一件。



梁秀中，
〈布萊斯公園〉，
1985，彩墨、紙，
69×45cm。

【左圖】
梁秀中·〈微雨〉，1986，
彩墨、絹，120×59cm。

雖然長久以來以時裝人物水墨畫知名於畫壇，但是喜愛閱讀詩詞的梁秀中，偶爾也會藉古裝仕女畫以詮釋古詩詞意境。1985年從古典小說《紅樓夢》中，「史湘雲醉臥芍藥」情節得到靈感，以金潛紙所畫的〈春夢了無痕〉，畫中一古裝仕女側臥花園石臺上小寐，睡姿慵懶嬌嬈而造形嚴謹，自然展現其人體素描功底以及解剖學素養，頗不同於一般的傳統人物畫家。四周以極為淺淡的沒骨撞粉、撞彩之法點染，象徵繁花盛放。雙蝶為花香所吸引而飛颺其上，呼應於熟睡中的美女，帶有「莊周夢蝶」典故的雙關意涵。金潛紙的基底材，更增秀麗典雅的氣息，是件頗為耐看的古裝仕女畫。

梁秀中·〈春夢了無痕〉，
1985，彩墨、金箋，
45×53cm。



1986年的〈微雨〉，近景繪以沒骨設色而姿態變化豐富的薔薇花叢，襯托長髮飄逸、左手理雲鬢，右手持花兒亦古亦今的優雅美女主題，左上角以行書題詩：「昨宵花後經微雨，渾似朝陽淺淡紅。軟綠新芽情不勝，暖香醉艷奪天功。」詩情畫意，也是頗為優質的仕女畫。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遷臺，海峽兩岸分治，大量追隨國民政府渡臺的軍民，自此飽嚙有家歸不得之痛苦。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解除了臺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同年11月2日正式開放海峽兩岸返鄉探親。童年隨家人自大陸渡臺的梁秀中，對於這種時代的氛圍特別有感，1987年冬天，她特別畫了〈歸夢到家山〉(P98)，以描繪思鄉殷切的老榮民之心情。

敞開捲起袖子的白色上衣，露出白色汗衫，穿著短褲、拖鞋，坐在樹下花園上的矮水泥牆邊的老榮民，鬚、髮、眉皆已斑白而滿臉





滄桑，嘴角叼根香菸，右大腿和右臂之間夾著一根拐杖，上身略向前傾且頭略低，陷入沉思狀，似乎在即將返鄉之際，馳念相隔將近四十年的故鄉親人，「近鄉情怯」的複雜心情躍然紙上。老樹杈桠落葉飄零、枯草隨風而偃的淺淡背景，更能襯托出主角人物的心情。其造形、姿態以至於細膩的手勢、神情，都畫得相當傳神，正所謂「以形寫神」之典型佳例，同時也特具感染力。特請臺師大國文系邱燮友（1931-）教授為之作詩一首：「老兵鬢髮斑，戎馬半生還。故園人在否？歸夢到家山。」自己再以行書題識於畫面右上方，詩情畫境，相得益彰。長久以來，梁秀中畫作以樂觀、開朗的題材居多，這件作品有比較深層的心境描寫，顯得格外特殊。

梁秀中，〈歸夢到家山〉，1987，彩墨、紙，136×69cm。

1989年梁秀中升格當了祖母，含飴弄孫的愉悅心情之投射，讓她對於祖孫同樂情景的描繪，更能體會其內在的心情，其1994年取材於東臺灣原住民的〈祖孫樂〉(P.100)，祖母的慈祥 and 滿足、孫女的天真和開朗，一老一幼，其間微妙的親情互動，描繪得格外傳神，畫面也極具感染力。左上方以行書題以「碧樹鳴風潤草香，綠陰滿地畫偏長。」是其「親情」系列的成熟作品，在梁秀中歷年畫作中，「親情」系列堪稱大宗。也顯出其對親情的敏感度特高，以及重視家庭觀念的女性特質。

畫於1996年的〈水浴圖〉(P.101上圖)出於天馬行空的造境，畫中兩位裸體的浴女，兼用沒骨立體畫法與筆線勾勒醒提，發揮其人體素描、解剖學及中西繪畫的素養，配景則參用了



1988年，梁秀中與先生結婚三十週年紀念合影。



1989年，梁中銘四代同堂全家福。前排左起：方偉煌、梁中銘夫婦、梁秀中。



現代水墨畫不見筆蹤的拓墨、拓色之法，搭配得相當自然而富於逸趣；1999年的〈花花世界〉，則畫一穿白色洋裝的天真女孩，陶醉於周圍蘭花等各式花卉植栽，各式花卉或以沒骨設色或用勾勒填彩表現，優雅而自然，宛如洋溢著花香，在在展現「出心意於法度中」的妙境。

梁秀中在這個時期之畫作布局，往往以虛淡模糊或運用沒骨色彩點漬法處理背景，用以烘托主題，因而不但主題明顯，而且畫面的空間感、大氣感、節奏感格外彰顯，畫風辨識度更加提升，已然進入得心應手的成熟境地。

1994年3月，已卸下藝術學院院長行政職一年半的梁秀中，應臺北市立美術館的邀請，舉行「梁秀中繪畫歷程



梁秀中·〈水浴圖〉·1996·
彩墨、紙，90×89cm。



梁秀中·〈花花世界〉·1999·
彩墨、紙，90×85cm。

【左頁圖】
梁秀中·〈祖孫樂〉·1994·
彩墨、紙，136×69cm。



《梁秀中六十回顧展》畫冊封面。

展」並印行作品集；同一年10月，再應臺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臺灣美術館）的邀請，舉行「梁秀中六十回顧展」，同時又印行了一本近百頁帶有回顧性質的精裝本作品集，其中除了收錄她各時期階段性代表作之外，甚至還將她童年時期的鉛筆素描〈父親畫像〉（1940，P.17）以及彩墨畫〈自畫像〉（P.18）收錄其中，可算是梁秀中最早的兩冊由公家正式出版的作品集。

林玉山為其所撰〈兩度師生緣——為梁秀中六十回顧展畫集序〉其中提到：

秀中事親至孝，尊翁中銘先生於7月中旬作古後，晨昏照料高堂之外，尚須看護臥病多年之夫婿，而師大美術系之教學仍需用心指導，如此公私兩忙中，猶孜孜不倦於繪畫創作，實令人感佩。

上述這段敘述，能讓我們更加認識到在一般人眼中順風順水而且端莊優雅的梁秀中，實際上也有不少外人難以了解、荊棘滿地的人生考驗；其很深的責任感、敬業精神，以及很高的抗壓性和精勤不懈的努力面向，深值敬佩、學習。

1978年，梁秀中（右）與梁中銘（中）及先生（左）、兒子（後）合影於畫展會場。



前臺師大美術系主任兼所長王哲雄教授在〈傳統與現代——為梁教授秀中六十回顧展作序〉中提到：

梁秀中教授的畫作，因為具有西畫寫生素描紮實的技法，而且是以中國繪畫的筆墨線條來表現現代人的生活百態，所以風格清新別緻。她的人物畫固然有梁氏家族的遺風，惟人



梁秀中，《顏輔同學》，1987，彩墨、紙，43×34.5cm。

物的造形、姿態與動作的自然生動，是得利於早先她在師大美術系所受「中西並進」之繪畫訓練。……雖然畫的是現代人，卻處處散發出古色古香的書卷氣。

上述之分析，頗為中肯。可以說是對六十歲以前梁秀中人物畫特質言簡意賅的析論。

敬業而開明的教學風範

王哲雄教授又提到：

她總是自謙地說：「我不奢望成為一個大畫家，但我希望能將畢生所學貢獻社會人群；教育下一代是我的職責，我只是一個默默耕耘的美術教育工作者。」她的教學態度尤其令人敬佩，其父梁公中銘仙逝之時，秀中教授忍住悲痛，依然到校上課，從不耽誤學生課業進度，聞者莫不心存感動。

梁秀中教學之敬業精神由此可見。此外在《梁秀中六十回顧展》專輯中，她自撰一篇〈畫說從頭〉的序文，提到：

國畫著重筆墨，筆情墨趣再加上韻味，即所謂「氣韻生動」、「傳神在阿堵」等，都要靠素描的功夫。國畫的功力，非一蹴即成，有困難才愈有研究的興趣，因此這幾十年來，除了教初級的白描、沒骨及寫意花卉外，就從藝用解剖學、國畫人物、國畫人體素描等課程來研究及教學，期許自己能將現實生活的題材，而以傳統國畫的技法，寓現代精神於傳統筆墨中，在揮灑自

1970年代，梁秀中出國講學前所拍攝之宣傳照。



如而得心應手中，是我繪畫時最快樂的時刻！

上述這段文字，不但扼要地呈現其繪畫創作理念，而且也可以說明其繪畫教學理念之基本導向。長久以來梁秀中以自己不是畫家，而是一位「藝術教育工作者」自居。她也常以此勉勵、提醒臺師大美術系的學生。因此課堂上她對學生有嚴格的要求，希望學生於在學期間，能將基礎打得既深又廣，將來擔任老師時才能將自己走過的路傳承給學生，為學生解惑，而且將來自己再繼續創作時也才会有發展性。

她教水墨畫特重「觀察」，強調深入的觀察物情、物態、物理，才能夠深入的了解、發現、感動，進而才能真正到達所謂「物我合一」融入創作的情境中。然後再透過扎實的基本功而提煉成為作品。例如她教人物畫，就希望學生能不斷地「速寫」，為了以身作則，她常隨身帶著速寫本，只要看到有感覺的東西，隨時動筆捕捉，甚至邊走邊勾（畫），不斷訓練手、眼、心之間的協調性。

至於對於學生的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她往往展現出開明的包容氣度。曾擔任過臺師大藝術學院院長的美術系62級系友林昌德，於2014年「齊舞水墨·八十永續風雅」研討會中曾提到：

在我印象裡，梁老師並未跟我們耳提面命「個人風格」與「時代風格」的話語，但是在她的墨彩作品卻自然流露出成長在臺灣的人文關照與鄉土情懷。我想，這是中國繪畫傳承成熟了她的表現形式、時代環境與生活，孕育了她的繪畫內涵，化育出屬於她自己風貌的水到渠成現象。

梁秀中於庭園中寫生身影。



2012年前後，黃姿尹在進行《梁秀中生命史及其畫藝之研究》碩士論文時，訪談過不少曾被梁秀中教過的臺師大美術系校友，幾乎一致認為梁老師個性隨和、親切、開明、敬業、具包容性而且很能因材施教。

2007年梁秀中接受徐惠倫訪談時，曾提到自己的繪畫教學理念：

每個人有他的思想、創意和動機，技法是可以傳授，但是其他的就順著學生的理念去指導。……當然學生大部分會受老師影響，但是必須不一樣才行。……尤其像我跟羅芳老師這一代，由師大培植出來的學子，會認為每個藝術創作者都要有不同的面貌，至於技法就像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假如學生創作遇到瓶頸時，就換一個方式試試，好的話就繼續。……所以也不要說這顏色不好、那顏色不好，全否定掉創作者的主觀。

啟發學生，鼓勵他們多嘗試不同的思考方式，並幫助他們怎樣度過眼前困境。年輕人能力有限，可以輔助他，多鼓勵、稱讚，增加他自信心，最重要是不要干涉太多，最後都變成老師的面貌……所以可以婉轉的說：「這個地方你可以強調一下，那個顏色再重一點會更好，你覺得如何？」

【左圖】

圖中左起：陳順儀助教、梁秀中、羅芳合影。

【右圖】

梁秀中指導學生畫藝。



因此在教授繪畫創作實務課程時，梁秀中會示範，也會陪著學生一起畫，但她很少動筆直接幫學生改畫，也不幫學生在畫面上題字，而格外重視觀念的引導。梁秀中曾自述繪畫創作態度「真心的付出」是很重要的。她於2009年3月接受蘇旭妍訪談時提到：

以前的老師希望我們永遠手不停的練習練習，一邊跟你聊天，一邊可以畫畫的，他們認為這就是創作，其實那種只是下意識的動作，而且是習慣的動作。我們的創作不是這樣，我們創作應該先有構思啊！像我這種寫生，我也不覺得是創作，只是我在畫的時候，我把自然景象可能已經消化了一點，再釋放出來在我的畫面，如果我真的要創作一張的話，我要回來重新把我看到的東西再整理。

上述這段話，也相當程度能反映出梁秀中的繪畫創作觀，以及繪畫教學理念。任教於長榮大學的沈政乾教授深感受到梁老師頗多的啟發，在接受黃姿尹訪談時也提到：

梁老師是我人物畫的啟蒙，……她教人物畫，會提醒學生觀察幼兒、年輕人、老年人不同年齡層，眼睛、眉毛、頭身比，身體結構的微妙變化差異。唸研究所時，比較正向樂觀的梁老師，曾建議過我，不要老是畫那麼悲愁可憐的題材，雖然之後我所繳交的作業並未調整，結果那一屆她仍然給我最高分的成績。……在教學理念上受梁老師影響第一個就是態度是最重要的，（教學）要有心，所以我們會好好去備課、臨摹、去寫生，而且按部就班，這是最重要的。

不少學生在接受訪談時提到，梁秀中在課堂上是要求嚴格的梁老師，在課外時間則顯得格外的平易近人而親切隨和、關懷學生，包含課業、生活、感情以至家庭，如遇到問題時，常會耐心傾聽，甚至扮演心靈導師予以開導。而且也常邀請全班學生到家裡餐敘，待學生宛如親人



一般；她常帶著學生看畫展、請吃飯、喝咖啡，因而不少師大美術系學生們稱她為「梁阿姨」、「梁媽媽」。

學生畢業後也常與她保持連繫，臺師大78級系友崔宜慈於2011年接受黃姿尹電訪時曾表示：「梁老師真的很有情義，寄卡片給她一定會回，不會因為忙碌就忽略一些小事。老師處理大事會面面俱到，很細節的小事，她也可以處理得很細膩。」

此外她也常關懷學生的近況，每逢學生舉辦畫展，經常不辭遙遠的專程前往參觀、指導、鼓勵。正如67級系友趙美媛2014年在畢業三十六年之後描述對梁秀中之印象：「梁老師是一位端莊典雅、氣質出眾的女性，我輩大學時代，她總是穿著傳統旗袍，婀娜地出現在紅樓美術系上，當坐在畫桌前，示範花卉或人物時，學生們前呼後擁地叫著『梁阿姨』，聽她娓娓道來如何用筆填色，上課成為一件相當開心有趣的事。」

雖然她在繪畫創作和教學上，都格外強調深入觀察、寫生，講究造形的嚴謹度，然而在表現手法方面，則始終堅持華人傳統的筆趣、墨韻和文學的意境。甚至期許學生能將筆線訓練到不需靠光影暈染，就能表現肌理結構、光影向背，以至面的效果之境地。



梁秀中於臺師大美術系館標誌前留影。



1994年，梁秀中(左3)於五四文藝節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榮譽文藝獎章「美術教育獎」。

【左頁圖】
梁秀中，〈課室裡〉，1987，
彩墨、紙，70×45cm。